

東部客家織染工藝的文化復振與客家意識

蔡念儒*

2022年初開始，筆者與花蓮縣鳳林鎮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合作，製作花東織染客語教材的計畫。經過將近一年的企劃、調查到成書，最後完成《客織靛染：花東織染客語推廣手冊》初稿。本文藉由這次參與經驗談花東的客庄客家藍染與織紋工藝在東部地區的復振，作為觀察東部客庄意識的切入點。

織染工藝不僅是客家服飾文化的象徵，也是黏著客家人在私人文化生活的記憶載體，作為當代東部客庄成員塑造自我認同的媒介，讓成員得以再製與祖先原籍地的文化關係，表達具自我意識的客家性。同時帶動不同社會階層的東部客家人參與復振的工作，構成一種持續發展的地區微型產業。

一、東部客庄移民及特性

東部客家織染工藝作為一種客家意識的載體，與在地客庄特性有關。東部客家移民主要由本島二次移民組成，最早可溯及 1853 年，主要在 1875 年至 1895 年間來到花東（潘繼道 2008），大多是清帝國開山政策的駐軍士兵及部分武裝移民，形塑出早期客庄聚落的雛形。

從 1920 年開始，臺灣總督府將花蓮港廳及臺東廳的移民獎勵對象擴及至本島人，許多客家人以稻農、菸農、腦丁、林場僱工、鐵道僱工等產業基層勞動人員的身分留在東部，絕大多數沿著山線縱谷地帶的移民據點定居。他們參與日方在東部產業拓殖點與移民村，並在日本人二戰投降撤離臺灣後，接手這些聚落，形成今日東部多數的客庄。二戰後到 1980 年代，因為天然災害或經濟蕭條等因素，許多西部客家人在親友的安排下來到東部找機會（徐秀霞 2007）。1950 年代後期，隨著國民黨政府土地改革政策及安排榮民到東部拓墾新農地等誘因，許多客家人紛紛移入東部，成為東部客庄的一份子。

客家移民大致仰賴國家政權與資本主義市場共同建立的邊區山林地工作及居住環境，形成接受國家秩序安排兼實用主義的生活文化。同時，這些客庄聚落經常與

*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研究助理。

當地既有的原住民部落交錯混雜，因此有別於西部清楚的族群界線，東部客庄更常接觸各種異質的生活元素。也使得東部的客家族群選擇在不同的場域交互展現自己的文化面貌，在東部客庄的服飾習慣上，成為展現客家意識的領域。

二、服飾背後的客家意識

從現存同時期東部族群的物件來看，東部客家移民大都攜帶穿著樸素的漢服，可能夾帶幾件傳統上正式穿著的藍衫長袍來到東部。但這些服飾甚少機會出現在家庭之外，工作、就學以及正式集會場合，則須配合日本人的習慣及審美觀，穿著工作服（圖 1、2）。



圖 1 1942 年鳳林客家人的三代家族合影（李美玲提供）



圖 2 1970 年年代鳳林客家婦女西瓜田的工作照（李美玲提供）

1940 年代左右，東部客家人已習慣穿著日本殖民統治體制下所要求的西裝、洋裝及制服。這時的家庭合照，經常是中間身穿藍衫的長者，兩側佇立穿著西服的兒孫輩成員。這個光景雖然在戰後消失，許多人仍記得家裡那件長輩留下的藍衫，藉由照片，將長輩與藍衫的記憶傳承下來。

二戰結束後，隨國民黨來臺的榮民大量到東部拓墾，成為新的統治群體，主導著正裝的新美學標準。相較日治時期對西裝領帶的穿著偏好，白襯衫及卡其褲成為

男性衣著的標準配備，女性仍然會穿著洋裝出門，但現代旗袍出現，成為常見的女性正式服飾。雖然旗袍尺寸貼身，不適合動態活動的服飾，但相當程度上取代洋裝和藍衫，成為公開場合或重要活動穿著的服飾。

客家傳統服飾則逐漸轉化為家族承襲記憶，結合長輩的舊照片以及遺物，成為一種跨世代的記憶傳承，並隨著客家文化運動保存起來。

三、當代客庄織品復興

2000 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是推動東部客家織染技藝從家族記憶轉為社區工藝的開端，其中以花蓮中區的鳳林鎮、南區的瑞穗鄉富源社區以及臺東鹿野鄉瑞源社區發展較成熟。

曾經參與過「還我母語」運動的劉青松在 2004 年成立花蓮縣鳳林鎮文史工作協會，負責研究蒐集整理鳳林文史文物資料以及推展鄉土教育活動。他認為花手巾作為客家婦女的外出基本配備，是客家女性特質的象徵，於是在 2009 年成立花手巾植物染工坊，發展以植物染料為基底的藍染技術，推廣客家花手巾體驗製作。花手巾植物染工作坊藉由經營植物染體驗活動，以及地方文史的導覽，與結合當地推動的慢城旅遊結合，成為在地知名的生活工藝中心。

瑞穗富源村則是由當地家庭婦女發起藍染工藝學習課程，找外地老師上課重頭學習藍染工藝。2003 年成立靚染工坊，發展以藍染工藝為主的社區產業，並在瑞穗鄉公所協助下，成為重要的地方文化館。臺東鹿野瑞源村的文史工作者自 2003 年起，將當地荒廢的退輔會農民教室發展成花布燈籠工場，男性磨製木作骨架，女性剪裁縫紉花布外衣，製作成手工花布燈籠，2006 年在鹿野鄉公所支持下，成立大原花布燈籠生活文化館（圖 3）。



圖 3 東部客家織染工藝分布圖（資料來源：《客織靛染：花東織染客語推廣手冊》）

鳳林、瑞穗富源及鹿野瑞源的織品復振過程，有著相似的軌跡。這 3 個社區都是二戰前便形成的傳統客庄聚落。當地大多由文史工作者主導推動藍染及花布，以客家特色工藝為名義號召民眾參與，並結合鄉鎮公所及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資源。

織染工藝作為客庄工藝，織品也是臺灣客家的「識別」物件，彰顯出位處文化邊陲的東部客家聚落對客家文化的追尋。但這些工藝屬於新興的社區產業嘗試，若要將織品推入公領域，則須仰賴傳統的社會結構，地方人士的參與（往往是農村女性）與地方行政首長的行政支持，當兩者欠缺其中一項時，便難以穩定持續下去。因為織品復振參與者主要是社區家庭主婦，同時將產出成果作為社區商品販售，有助於吸引參與成員持續參與。

四、編織找出地方客家語彙

以社造為基礎的藍染工藝逐漸在東部落地普及後，當代的客家織品工作者在其中找出新的客家語彙。從 2020 年開始，鳳林鎮北林三村的編織工作者開始收集客家織紋的工作，這些紋飾來自於傳統藍衫的衣領、襟和袖口或是肚兜的花邊，這些花編織帶稱為「闌干」，大多使用藍白兩色，有些會採用紅、黃、灰等色，上面常見的織紋有花朵、喜或雙喜等紋飾，這意味著服飾本身作為婚禮等場合的禮服性質、還有雲、鳥及花等花樣形式呈現，則顯示出使用者個人的喜好。

由於東部缺乏傳統客家服飾，他們向苗栗的客家傳統服飾收藏家陳達明借來傳統客家服飾，採集這些闌干的織紋，並且逐件記錄下來，累積傳統織紋的資料庫，並且重製出這些織帶。有別於闌干是服飾的一個部分，編織者將重製的織帶做成皮包掛帶、手機飾品及手環等物件上，使用的色線也不限於傳統的藍、白、紅、黃、灰等色，而是運用現代人喜好的青綠、紫、粉、淺藍等顏色，引起地方人的興趣，越來越多人參與編織織帶的課程。

有別於傳統工藝的印象，織紋在過去經常是依靠編織者的記憶完成，北林三村團隊則嘗試使用新的技術降低記憶的門檻，與花蓮市數位機會中心的資訊技術人員蔡依玲合作，藉由法國人 Jeff Bigot 創建的免費織圖線上工具網站 Raktres net 的織圖模組，直接使用手機軟體下載紀錄（圖 4）。Raktres 織圖提供使用色線數量、上線與下線的排列順序，以及等比例的織圖完成樣貌，織圖的製作者可以從網路上自由選擇顏色，設定緯線的排列位置，使得原本需要編織重製的紀錄方式可以轉化為圖像色塊的編輯工作，大幅減少紀錄及修正的工作時間。這些織圖可以直接在軟體上編排及重新設計，直接輸出顯示，方便初學編織者入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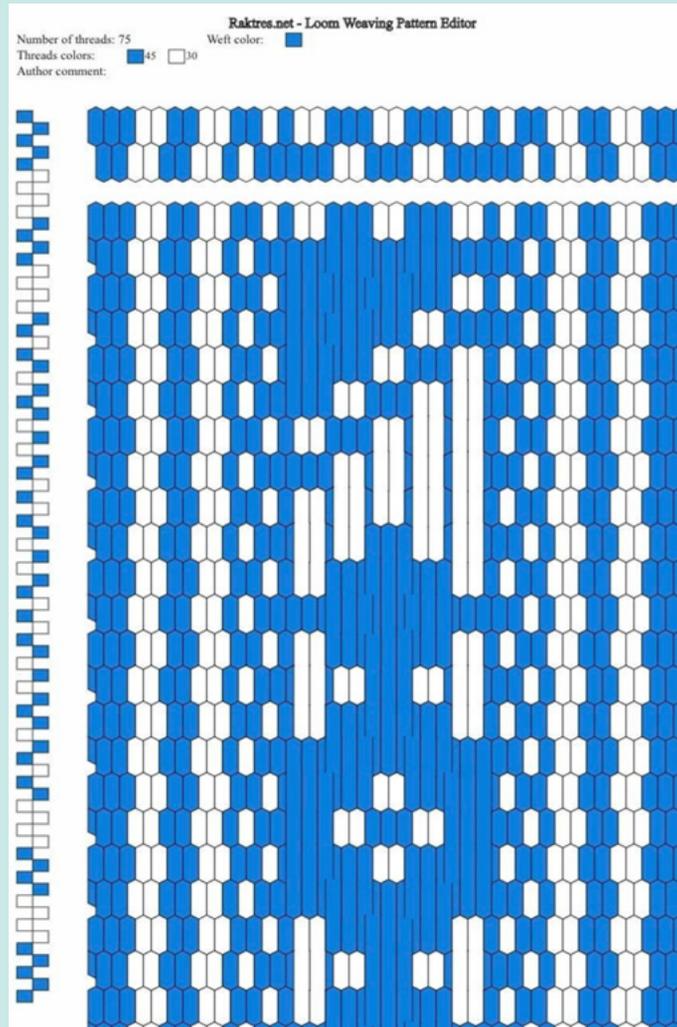


圖 4 客家織紋的數位織圖（作者：蔡依玲）

然而織紋經過數位化紀錄後，仍需可以轉化為實際編織的工具。傳統客家編織者使用簡易的腰織工具，¹讓編織者可以在任何室內場合編織，但腰織仰賴編織者身形與固定點的高度，因此不同的環境會影響編織的條件，加上編織時需要維持固定姿勢，這對於初學者來說有一定的技術門檻。於是，北林三村團隊採用小型的進立式織布機做為推廣的工具（圖 5）。這種織布機可以立起來或放在桌上，讓編織者以站立或坐姿雙手操作，一般稱為高機。這工具據信是 1960 年代由美國莊天德（Richard Devoe）神父自紐西蘭引入國內，作為南投仁愛鄉賽德克族手工編織的工具，因為方便使用，逐漸向外傳布到花蓮太魯閣族部落，促進花蓮手工織布的教學

¹腰織工具包含挑織棍、木尺、梭、刀板、紗剪、起織片、分隔棍，使用上可以將織帶兩端的部分固定在長板凳、椅子、柱子、曬衣木架等家俱或是樑柱上操作，非常適合家中的空間上使用。

推廣。北林三村團隊在東部的編織技術人員，因為大多受過原住民編織的訓練，他們相當程度參考了原住民織繡的方式。此外，鳳林植物染工坊也提供豐富的植物染色線，讓編織出的作品除了傳統的造型，也增添現代色彩的美感。



圖 5 使用高機編織織帶（鳳林鎮觀光旅遊發展協會提供）

編織使用工具及想法的不同，多少賦予織紋從闌干移植到現代織品上的使用意義。客家藍衫服飾中，樣式華麗複雜且具象的刺繡紋飾才是主角，常置於服飾的胸襟、領圍及摺袖等顯著的位置，簡單且規律排列的闌干織紋只是刺繡周邊的點綴，不太會引起注意（葉立誠 2004）。但北林團隊將收集來的紋飾主要使用在製作織帶，特別是吊飾和皮包飾品上，這時闌干紋飾成為服飾主角，搭配普及的客家花布，成為新的服飾搭配的形式。由於現代的服飾強調貼身及簡潔抽象的美學風格，這讓單純的織紋受到當地的婦女歡迎，除了陸續開設社區婦女編織課程外，織紋商品銷售亦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北林團隊也將服飾帶到鳳林的社區進行教學推廣。他們參考高機的經緯固定及穿梭方式，做出簡易的織帶編織教具，在當地小學進行課程推廣，製成的織帶可以自己帶回去使用（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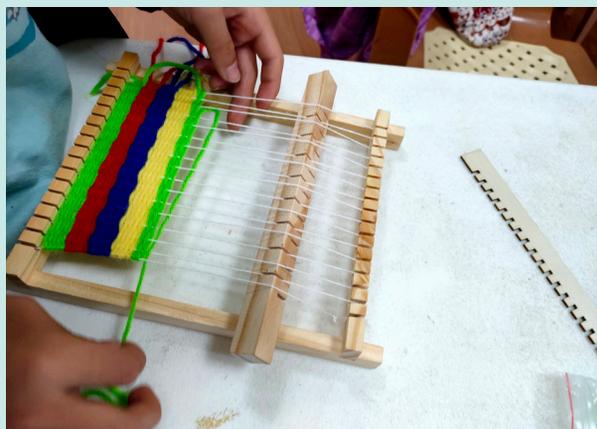


圖 6 織帶編織教具（鳳林鎮觀光旅遊發展協會提供）

這作法受到當地學校的教師及家長喜愛，推廣課程得以在許多間國小開設，除了學校課程之外也在假日開設親子推廣課程。顯見織帶作為個人服飾的一部分，因為容易製作，也貼合當地人展現客家特質的需求。

從調查、編織和教學推廣的過程，客家織紋逐漸成為鳳林客庄的特色工藝。奠基於藍染工藝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北林團隊降低從事調查及編織工具的門檻，在工藝創新過程中，引進數位程式、高機等等周遭的現代工具，並且以採集傳統服飾的織紋作為主軸，加上自行製作可用的編織教具，號召社區婦女、孩童、退休人士及社區新移民參與，成功地增加社區成員參與的意願。

傳統的編織者花時間製作服飾，會強調其工作的文化或美學正統性而排斥新工具及產生的成果。熟悉新工具者考量到理解與溝通傳統工藝的成本及效益，也對傳統服飾保持一定的距離，要平衡熟悉新工具和開發新的任務，就需仰賴有社會文化資本的中介者去媒合異業資源，這就非傳統文史工作者與政治人物的所長。政治與傳統文化構成的權力網絡難以直接發揮作用。鳳林北林團隊的例子即顯示出有能力串連不同文化介面的社區工作者，能夠在這兩者之間扮演關鍵的中介者角色，創造出相當程度的文化接受度。

五、結論

東部客家織染工藝的文化復振運動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可以視為地方客庄自我意識的呈現。2000年以來，東部客庄經歷社區營造時期，動員社區居民參與客家染布產業，近期從織紋推動織帶的製作推廣，展現將原來隱晦的客家意識端上公領域的企圖。織染工藝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正統論述及生活實踐，成為一個文化上的著力點。

在客家藍染及花布的社造熱潮中，地方文史工作者與地方政治結合，動員社區參與；在客家織紋的復振上，運用新工具降低參與門檻，將原本凋零的客家服飾轉化為新的地方文化資本，也讓新一代的客庄成員產生自己對客庄記憶的連結。重新形塑集體記憶與文化創新，尤其在北林團隊採集及推廣客家織紋的例子中，採取借鏡原住民編織工具及資訊科技，透過創造出新的路徑，讓文化推廣不只是身分價值選擇的活動，還可以是帶動不同社區群體參與的內需產業。

參考文獻

李美玲、陳日瑒著，黃瑞香客語翻譯，2022，《客織靛染：花東織染客語推廣手冊》。
未出版。

徐秀霞，2007，《台東客家族群傳說故事研究報告》。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
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葉立誠，2004，《台灣客家傳統服飾 繡紋飾風格之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潘繼道，2008，〈漫談東臺灣客家移民史〉，《臺灣學通訊》17：2-3。